

# 像恐龍一樣的

## 絕跡了

文◎范書銘  
圖◎蔡佳諺

哎！我不安地繞著獸欄走來走去，就是一點兒味口也沒有。事實上，我著實也腹痛了好幾個月，只是我一直都忍著，裝做沒有事一樣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們獼猴只要你一生病，馬上就有其他的準猴王來搶王位；所以我絕不能示弱，絕對不能！即使有病也要忍耐，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……

猴王！猴王？唉！自從阿光死後，我怎麼好久都忘了還有這名詞的存在。同僅剩的左手使勁地拉柵門，嗯！我是老了，柵門只意思意思搖了幾下；想當初，阿光還是挺怕我左鈎拳的。哎！阿光！阿光……

我一直都搞不清楚，對於阿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；見了面跟仇人一樣，沒看到時又想的要死。回想到默默地看著他閉上眼睛，哎！那種感覺就好像你苦讀了一輩子八股，以往轉進各大小鄉試仍是個窮秀才，然而眼看即將紅袍加身，金鑾殿進士封名，但卻在此時廢除科

舉，那真是獨門專利的鳥感覺。憑良心說，我寧可讓他當猴王，生生世世讓著他，也不願就這麼看他把眼睛閉上；真的，阿光眼淚一滴一滴流下來時，我的也似乎跟著在滴血。真的！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真心話。

阿光是我的同父異母弟。哎！你別大驚小怪，我父王有多少妻妾我也數不清了。反正我們獼猴的世界中，猴王就是一切，猴王就是神；這是祖先數千年傳下來的家法，就像太陽從東邊出來一樣把地理所當然。

阿光比我小兩個月，自小我們就是最好的玩伴；一齊進出山脚下果實纍纍的果園，一齊追趕野兔，一齊去欺負山豬……阿光，我還記得你最喜歡要我捉你身上的小蟲蟲了；那時，我們真是族中的孝悌楷模呀！

那些年收成不好，獵人們又一直把我們往深山趕。哎，那時大家都吃不好，成天提心吊膽，深怕「碰！」的一聲，又有人身上冒血，倒地不起。阿光，

記得你問我為什麼獵人拿一枝長長地像樹枝一樣，又會冒煙又會碰的東西，夥伴們就一個個倒下去？記得嗎？該死！當時我不知是怎麼回答你的。說真格的，那是平生我第一次答不出你的問題，只好胡扯了。我怎能破滅我在你心中，一直完美無缺的形象呢？阿光，老天爺有沒有告訴你了？以後在天上碰面時，你一定要告訴我！來，勾勾手打印章，像我們小時候一樣。

小順叔，還記得吧？就是常常偷塞果子給我吃的那個。你每次都問我偷偷給你吃的果子是那來的，而我每次都騙你是我去山下摘的。見鬼！去山下的路我都還不知道呢。不過，我喜歡看你那種崇拜的眼神，喜歡看你滿足地吃那青澀未成熟的果子。哎，你是我最親的弟弟呀！而且，我也不能拖累小順叔，如果父王知道他守族規，又偷偷摸去山下的村落，那小順叔又有得被修理了。

我實在是很有不滿父王，好像除了打架爭王和生下一窩大大小小的猴子外，就沒做其他什麼正經事了。成天躺在溪邊曬那紅屁股，說那是勇敢強壯的象徵！真見他的大頭鬼，好逸惡勞的正字標記還差不多；但我也確實是羨慕那紅得出水的屁股，怎麼我就沒遺傳到呢？

每次小順叔率領族人覓食回來時，父王又挑精揀瘦，作威作福，還責怪小順叔工作不認真，我真為小順叔抱不平